

永樂大典

卷二萬六百四十
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二質

易

易言九十二

項安世家說太玄潛虛之法。易之準日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則多十八日。減四正卦則又少五日。及四分日之一。故言準日者。必以每卦增七分。六十卦凡增四百二十分。日法以八十分為率。則其四百分可當五日。其二十分可當四分日之一。而後始與星度合。然作易者。初不以星度之毫。而損吾之六爻。而為六爻七分。亦不以星度之少。而減吾之震兌坎離四卦。而為六十卦。吾知為吾易而已。至於太玄則八十一首。每首九贊為七百二十九贊。以兩贊準一晝一夜。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零一晝矣。而尚少一夜。及四分日之一。作太玄者。於是即八十一首之外。別增時歲二贊。其一以當一夜。其一以當四分日之一。凡以求合於星度而已。而不詳吾贊之無首也。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玄之作也。有人為焉。此易與玄之辨也。易之畫卦也。一奇一耦。三之則為八卦。雖欲增其一。不可得也。故減其一。亦不可得也。又以八卦相重。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為六十四卦。雖欲增其一。亦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蓋皆自然。而非強然也。至於潛虛則以五行生數為原。爻本什基之五象。又以五行成數為爻。爻本什基之五象。五生五成。共成十象。十十相合。其數為百。不可增減也。而作潛虛者。乃每行以本數除之。一者存其一而去其九。二者存其二而去其八。自是而上。去七去六去五去四去三去二去一。惟十則盡存而不去。積所去者凡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為潛虛。曰。此天地之數也。則其為術亦盡勞矣。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虛之作也。有人為焉。此易與虛之辨也。潛虛減法。原減五。爻減四。共減其九。爻減五。爻減四。共減其九。本減五。末減四。共減其九。什減五。月減四。共減其九。基減五。象減四。共減其九。以上五九共減四十五行。以五行生數配生數者。惟原左得全配。原爻本。基至雙左則減一。爻本左則減二。原爻什左則減三。原爻本基左則減四。原爻本什凡減其十。止用十五。以五行成數配成數者。惟爻左則全配。爻爻末月家五。左則減一。爻末左則減二。爻末月左則減三。爻末本家左則減四。爻末本亦減其十。止用十五。以生數配成數者。惟基左得全配。爻爻末月家。至什左則減一。爻本左則減二。爻本爻左則減三。爻本家原左。

則減四。夫月亦減其十。止用十五。以成數配生數無全配者。家
減一。春月減二。春末減三。春末減四。春末減五。春
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覆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
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美。以爲。
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稍得。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
者要得他務趨平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
而不發。雖如也。這裏卻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易傳最難看。心氣稍
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伊川易都不備語有力。而
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過在夫
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
悔心。故爲危。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生人言三易。其經卦皆
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生人言三易。其經卦皆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龜筮協從。亦見於虞書。必非偽說。如此。則卦之重
大矣。蓋義既盡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
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辭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繫辭首篇三

水滸傳卷之六十四

二

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然而成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伊川解此卦原筮。作占決卜。處非也。
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勢。豈在它占決卜。處之中。
原筮。乃家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
卜。處之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楊子
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鑽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
宜文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
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
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
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
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
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
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
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長
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
險之地。上六味馬班如泣血。連如正孔子曰。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雖然。

永樂大典

卷一〇六四八

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蒙九二一
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蒙之事。
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象辭
却無。鶴夷履。陸象山某易數。為張權叔書。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成七。地二生火。天七
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成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
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成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
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
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
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
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
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
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
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
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
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裏。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

永樂大典卷一〇六四八

三

之裏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達。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
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
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
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
家為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陰表。火形剛烈。
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
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則水坎也。火離也。
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
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為
連叔廣書。三奇者。四四也。三耦者。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
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耦一
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耦。
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
亦可見於此。三奇。為老陽。三耦。為老陰。兩耦。為少陰。兩奇。為少陽。不變。
一奇。為少陽。不變。兩奇。為少陰。不變。一二三
四五五行生數。二四六八十五材成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

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
 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
 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
 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
 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為五方。五方之形。
 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脉皆
 有胃脉。人無胃脉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
 成易亦此理也。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
 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
 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
 陽。八為少陰。六為老裏。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
 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
 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有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
 十六。每爻一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一三五七九。此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
 六八十。此則地之五耦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
 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
 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
 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
 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
 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者。陰陽相配之數也。

水經卷之六十四

四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耦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
 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
 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
 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
 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大極
 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別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
 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
 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

真位。縱橫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為十。三與七為十。二與八為十。四與六為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為三才。日月星為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為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為天數。二四六八十為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為合。蓋一與五為六。故一六為合。二與七為合。蓋二與五為七。故二七為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三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輝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為四方。天以氣運而為春夏秋冬。地以形廢而為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為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黃勉齋

水樂大典卷二萬六千四百十八

五

集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為人。以位為時。則實有是事也。以馬虛。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為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為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履函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說。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焉。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履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畫之。非惟無所復焉。取飲食燕樂之義也。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脩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為明。內明。身脩也。風在外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師取蓄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為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師亦然。師之為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

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為長。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致命只為吾身性命。而致為推以與人也。黃勉齋年譜問易上六爻。這是陰陽奇耦做成。世間事變都從這裏出。若只作人事上看便不是。如乾卦六爻。聖人便說六箇龍與人去占。初九潛龍勿用。占得這爻。一切人都未好做事。九二見龍在田。占得這爻。出得一步。利見大人。上面遇陽剛九五之君。故好出來用事。這是隨人占象所值。即是象中間依舊有箇道理。如潛龍之時。聖人不教人出却教人勿用。這便是道理。史子朴語史子曰。易者象而已矣。及事猶器也。象猶器之模也。治金陶土。同脫一模。形雖同而質則異。是故乾坤之象。可以為天地。可以為君臣。可以為父母。可以為夫婦。可以為首腹。可以為馬牛。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亦莫不然。苟以一象為一事。安能包羅萬事哉。張無垢先生心傳錄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於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陳熙堂集

水滸傳卷之六 六十四

六

答邦美叔書 承諭讀易已兩終。親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羨欽羨。淵在了翁及龜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輒問。今喪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質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唯盛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為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饒成毒藥之喻。以證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視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當謂聖人立象以盡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唯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今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啜炙之喻。亦嘗見之否。因書略及所聞。僕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 答陳了翁右司書 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此連辱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責至順。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魚貫柳。又以孔子之教人。曾參之不忍。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為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恭錯其間。事理互融。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

永樂大典

卷二〇六四八

獨措意圖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備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之
初學。待身教之。安能受之而不漸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後日於
此或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大。至於
無稜靡然。不為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殆然不有其大。勞謙以
終之。然後不為小人之歸。且既粗聞其槩矣。若乃學易之道。以離為要。
體之於身。其難安在。生生之謂易。宜續離絕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
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離絕而後續可也。然而曰。因我之
離。又曰。舍我之身。何也。舍身而不易。離可乎。所謂物不格。則易而無體。
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
無體。何也。豈此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
之謂也。以是為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為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
易於無用之地。是以涉有者滯也。而入無者。情空。而易之道。長矣。然則
奔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尚非左右以高明之學。靡古人
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貴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為體。而柔以文之也。
故身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為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
文也。其才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

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七

會中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來。顧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責之
所以身者。以剛勝也。故責其趾為貴之初焉。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其行
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
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
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來。而本無定色邪。四教之所先。聖人施教於人
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為己之學也。故宜先內而後
外。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為然者也。其疑者
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奮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
管中窺豹。特見一斑耳。安能聞之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所
寄語錄序。已頌淨土觀音二記。於似祖處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
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為望。百川學海。晁氏客語。易曰。閑邪
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
際而已矣。宋魏鶴山集。卷丁太監書。愈疾古詩。見陳唐律。鶴然有
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高。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
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為勝。安能遣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
施之阜成不肖之人。若引而誇之。某則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懇勉。錢文

李詩傳在成都因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常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為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十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過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演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故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煩。人多倦看。邵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統抄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為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抱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未敢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未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

永樂齋卷之六言四十八

樓欲榜以藝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樓。姑作六字。以備未擇。若俱未德。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報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答荆門張舍列九兩書。先天廬吟。蓋欲追配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荆間有張文鏡。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術真元九色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舍列曾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覈之為象數。則俾其難知。嘗歎為之發明。今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儻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褒飾太過。向待生時猶未燁燁。今未詩多有來病之語。豈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答真侍郎書。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澁。康節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講求。才月餘間。讀者聽人人自謂有得。旁近郡亦有未

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狂此行也。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圓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者。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跋秦伯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公。蓋沫泗而後紀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遭次顛沛。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伯鎮鄭楊建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各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津。彼沈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元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汗者也。 答劉司令平書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是言。詳味朱文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答家本義之所以作。平固以為如何。 答知常德素提刑十四書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致索游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揅乎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焉水。火為外光。故視焉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矣。若更以耳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看之。尤為親現。魏鶴山渠陽雜抄漢上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象辭附于爻下。軋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焉卜筮之書。而所作不遠矣。 說卦 余曰。自經秦火。易書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蓋說卦者。陳說變卦之義。與大象數所自出爾。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該而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千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八十一。文王衍而繅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後世謂之範圍圖。文王序而衍之。即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焉。孔子推明作說卦。子夏注圖而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有白雲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傳分為二派。傳至康節。以範圍圖說曰。白觀物。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儒學警悟。學易無大過。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抵

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廢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易數。林元齡謂子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而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躋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夫抵易之為書。無所不有。或以曆象。或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說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索蒙齋集。易有太極銘。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既不容言。易名太極。極訓為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即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未開湖前。其冥濛濛一氣。既判。昭昭融融。昭昭即冥冥。融融即濛濛。此易之有也。何有於易哉。何有於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素何。曰於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空即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妙矣太極。易何以有。於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之易。銘曰。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有何。斯昭昭之多。乾坤易之門。銘曰。闕戶謂之坤。闕戶謂之乾。闕闕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闕闕。日晞晞。月晷晷。闕闕也。春而生。秋而殺。闕闕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虛而息出。吸而息入。闕闕也。其在物也。舒而為華。斂而為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闕闕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素何。曰。千變萬化。孰為變化。是變化者。即非變。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即不易。不易即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日月為易。為乾為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一闕一闕。闕闕皆易。於此乎入。於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

永樂大典

卷二〇六四八

來無。素起。康東。塘。講易。臣。問。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文。詞。於。周。公。象。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焉。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為。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宜。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以。盡。天。下。之。變。至。神。農。先。疇。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袞。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亦。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為。三。百。八。十。四。又。為。象。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夫。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緼。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

永樂大典卷二萬六百四十八

十一

夫。君。子。常。用。小。入。常。序。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無。遂。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才。知。周。萬。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恭。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茲。誠。宗。社。無。已。之。休。臣。月。漬。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乾。元。坤。元。元。者。何。大。也。欲。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形。容。而。聖。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在。在。皆。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為。大。也。先。儒。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二。五。之。中。所。以。為。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也。龍。德。而。正。中。謂。九。二。也。

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為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為見龍。自五言之。則為飛龍。飛龍之中。即見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二。五自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餘卦皆然。七六二之十年。乃守九五之七。其責當七之時。不敢苟合。寧舒徐以要諸久。不可大有為。寧收斂而蓄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之道。其周公遭變之際乎。六五童蒙之君。類剛中之臣。乃濟其成王之謂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需九二曰。街在中。街之一字。妙矣哉。履需之時。苟不能寬綽履心。以俟天命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寬街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裕也。九五一無所為。需于酒食而已。文王不違暇食。時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時當然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已也。九二之不免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枉為惟其中正。足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無往而不在。其可

永樂齋卷二萬六千八百十八

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為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曰在師中。吉。六五為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復以弟子分其權。則夫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時。無何比之移。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化至此。或上體。或下體。皆有坎焉。復險而不失其道。无足以驗中之可比。通行而無疑也。至小畜則免乎險。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中。我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其九五有孚于衆陽。以中正而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牽攀而復于上。蓋不止于獨善而已。復之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五獲帝位之尊。剛中之上。尤為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為乾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中。以為天下準。為萬世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與賢與子。皆中也。揖避征伐。皆中也。誅管蔡。弭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單糶。皆中也。父師則

去。為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為。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
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矣。至於拘儒。則又
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者。無它故焉。不壞於
執一之拘儒。則壞於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
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之未畫。安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安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
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
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非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
名之何耶。名為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
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噫。甚矣人之難悟也。吳泳
鶴林集某閑居。寡儔時。蒙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錄示。至日。講義見教。體
段平正。辭指條達。如以子半為復之初。黃鍾為復之候。仁為復之元。仰
見探索之工。但首闕諸儒動靜之說。此為未瑩耳。蓋陰陽易也。動靜易
也。易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
陽為大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

永樂大典卷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八

十一

物寔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
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密。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於物。五陰方剝於
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
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問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
寂為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
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倪識破此
心。真善觀物者也。况冲上也。震下也。冲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
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
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為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
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履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
動履觀復。義文周孔之精蘊。密義至此。復大明矣。不啻尚中。便以迎長
日之至者為復耶。春自夏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
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于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
七歲復得于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為一紀。分之
為一歲。析之為一月一日。無日不可觀。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或自小
靈積分。或從中乎起卦。或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橫說。無不可觀。只看人

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卻要吾人喫緊用工。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茲心常爽。必欲窮極某靜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爲言哉。一日之間。鷄鳴而起。讀經求意下。飯罷歸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復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坐之後。有山。有梅。園竹。鳴。非風。熙日。暖。不出。夜則青燈。中古繡閣。史冊。率至于之半。乃寢。尚中以爲易乎否也。兩寒迫節。草草占荅。未敢。餘俟後訊。某自中川罷守。復回茗溪。窮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白道而冥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起真死鬼。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訪亦疑之。何天之不慈。庇吾鄙。收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琴婦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憲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細釋。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感。日月相射。晝夜相承。死生相接。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戴神墨。復靈式。或以玄測。或以後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逸者。若見

永樂齋書卷之六十四

古

理到。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爲既博之學也。尚中以爲何如。近說夫者論語。嘗奇序引來。然好。惟命名曰衍究。卻又似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老也。倪爲日夜孜孜。楚而後已。因荅來教。輒借及此。亡弟壻誌一本。就納過目。必爲惻然。春和。切望梓小艇訪我於花外。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筆以斯文斯道。珍寶流潤泉。日記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明三才之道。是以立天道以氣。曰陰陽。立地道以形。曰柔剛。立人道以形氣。而統之以知識。曰仁義。是三才之道。皆耦一而爲二也。亦其所見如此。或有所本也。是子止云。易之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下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成常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而終於坎離。下篇始於夫婦。終於未濟也。是子止以老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曰乾爲馬。一章設卦者。遠原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設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于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於萬物。無非身。是以神心色于萬方。近取則八卦具於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

永樂大典

卷二〇六四八

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為其道無由也。此一說亦可取。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為物。道為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氏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冕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余克志正甫記嘗見方身嘉說。務伯長之孫云。伯長有易書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執行。易道復晦。又云。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理則昭然。又六子即是乾坤破體。又畫卦取象本為時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此麻衣道者易說也。又周易何以止於有乎。夫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於有乎。夫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應以之顯。太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歟。易是兼聖人之作。有子曰。有孔氏言也。李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大小戴禮。博士注。謂嚴彭祖顏安樂。章述切。曰。平始陸登讀易三年。不曉文義。范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為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為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郭子和易書。其所長所見。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神俊離則有功。慶來論則過矣。

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十五

程可久解易。抑不矣。盡變不夫。時易道也。贊易與體易殊異。易無所不備。蓋世明道之書也。書出治以紀變。詩治效之著於人心。不自已之書。禮教人為學。春秋傑王道之設。易自前以及於後。春秋由後以及於前。周官一書為成王作也。周公輔文武。文武用周公。何待於書為。呂麗澤說易。多疑程而少質。朱晦菴說易。多祖邵而少通。伊川所解易。未足以盡易。亦足以盡見其學也。程正叔解易云。位極而無適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乎。而履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張平子欲繼孔子易說。象象變者竟不能就。則易亦未為全書。希夷消息麻衣易云。山自天之二而墜。似乎未有人言及此。當更詳究諸家之說。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隋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為限耶。俞文豹吹劍錄。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果則識長。史道學先生家集。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名。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為卜筮者。孰當而孰否。其推明之。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弊蓋起於世之儒者。

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為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知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而聖人百度修明。庶政和穆。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為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庸君暗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於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為之各異。而區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繁。辨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於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為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於詩書。其化而裁道。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實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於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劃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為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

水經卷之三萬六千八百八

十六

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美里之難。險阻艱難。備嘗知矣。重文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指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特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尊也。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絕。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奈何聖人應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謂妙用者。蔑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於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浪沒於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儀。上古遂以為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為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謂春秋之說。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韋。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典籍之既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雷。水火之沉。燼亦

屢矣。西漢之興雖間出於星歷之載。未必能無遺散者。故漢下求書之語。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書為詳。而是書亦不載於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於近古。遭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罷然而載。先一專。需于血出自允。與夫係辭所謂子曰之辭。後世之識者。未先致疑於其間。先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造者。又為能曉其義。明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義和酒。馮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後世莫不以馮夏后氏為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為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於詩書。隱而難知。略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流。非特辭辭不伸。又入於卜筮之學。殊宜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於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昇。道之所在。者。默。意。所不可知之。事。關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黃鼓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為偽妄。吁。可痛也。幸承明問之及。然而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稔之窮思。數萬之累辭。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所收議也。若夫止於名之所稱。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

夫取而為卜筮。下及諸儒之論。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豁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後降是道。以助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比陽。是書復出於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謂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三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彘。謂之連山。氣墳。言神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犯。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為首。歸藏之書。以坤為首。坤乾以乾為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者。皆八。其重文皆六十有四。及夫採著布數。取以為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數。天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為。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天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而殊塗。同歸而已矣。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

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統取以爲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爲後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說。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爲詳悉。以周易爲占者十有六。以連山歸藏爲占者一。南劇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黃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宮。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劇穆姜之筮皆吉兆也。然而咸以爲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爲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辭爲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爲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泯沒于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爲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籍籍。終以不傳。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繁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謬。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泯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鴟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說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元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道編餘論亦與草木而煨燼矣。是數

子者。尚不過論五霸之大略。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爲黃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橫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得炳耀以傳誦於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存。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經濟編司農卿兼尹京。淳熙丙申。臨安府擇尹大臣啓。徽公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公彥謨奏李椿於人無委曲。玉音曰。正欲得如此人。被旨兼權。轉對。屯六二。七。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危婚媾。女子正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五。七。其青。小正吉。大正凶。象曰。七。其青。純未光也。此六二。比之自內正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言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

永樂大典

卷二〇六四八

曰。觀我生。觀民也。無妄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獲。未富也。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慎不害也。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遯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九五。嘉遯正吉。象曰。嘉遯正吉。以正志也。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正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正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革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九五。革有位。無咎。匪孚。元永正。悔亡。象曰。革有位。志未光也。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漸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歸。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

永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十九

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寔受其福。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右十六卦。九居五。六居二。皆當其位。而七。否。同人。觀。無妄。咸。遯。蹇。辛。既濟。十卦。二五中正相應。而皆有戒懼。比之。為卦。九居尊位。餘爻皆順。一陽有艮之止。坎之體。而無震之動。所以吉也。隨。乃動而說。天下隨時變泰之卦。故九五嘉吉。而二猶有所失。為家。人。女正之卦。二五位當而相應。故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可不正也。益。二五相應。皆吉。蓋損上益下之卦也。革之時。文明以說。有元亨利貞之德。已日而後革之。雷之至也。故悔亡。二五皆吉。漸之進也。如女歸馬。故二五皆吉。亦有三歲不字之艱焉。象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師九二。在師中。言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喪子帥師。弟子與尸。正凶。象曰。喪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壺九二。幹母之壺。不可正。象曰。幹母之壺。得中道也。六五。幹父之壺。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臨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承順命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大畜九二。與說輻。象曰。與說輻。中無尤也。六五。積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需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六五。常其德。正。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正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大壯九二。正吉。象曰。九二。正吉。以中也。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睽九二。遇主于巷。無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正吉。象曰。九二。正吉。得中道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損九二。利正。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正。中以為志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六五。正吉。升階。象曰。正吉。升階。大得志也。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謹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正。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師。師。九

水滸真卷二萬六千八百十八

中

二。妙能視利。幽人之正。象曰。利幽人之正。未變常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袿。不如其娣之袿。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袿。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未濟九二。曳其輪。正吉。象曰。九二。正吉。中以行正也。六五。正吉。無悔。君子之元。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元。其暉吉也。右十六卦。九居二。六居五。皆非當位。而二五相應。俱吉。惟大畜。雖說輻而無由。損。雖有衽凶之戒。而能中以為志也。常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夫婦之道。非君臣之事也。大壯。六五。一各。有喪羊之象。而亦無悔者。喪羊。謂不成元。而有兌體。故無悔。終歸于成乾也。臣竊嘗讀易。觀聖人立象。明君臣之道。別君子小人之分。垂教萬世。深切著明。非空言也。乾。陽物也。其體剛健。為君之象。坤。陰物也。其體柔順。為臣之象。六爻之位。以五為君之位。以二為臣之位。王弼以謂初上無定位。係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謂二三四五爻也。故九六居二。九居三。六居四。九居五。為位當。九居二。六居三。九居四。六居五。為位不當。六十四卦皆然也。故九五為君之位當。六二為臣之位當。又凡位當則曰正也。二五皆謂之中也。其吉凶悔吝。皆取于當位。正中與否。及應與不應耳。三五一陽一陰。則謂之應。俱陰俱陽。則謂之

無應。是皆有據者也。然則六十四卦二五相應者三十二。九居五。六居二。當位相應。宜乎吉無不利。而考七比否同人。隨觀。無妄。咸。遯。家人。蹇。益。革。萃。漸。既。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詳多艱。六居五。九居二。位皆不當。宜乎不利。而考蒙。師。泰。大有。蠱。臨。大畜。需。大壯。睽。解。損。非。鼎。歸。妹。未。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詳多吉。何哉。此聖人之教。必然之理也。蓋乾以剛健為體。以虛中為用。用虛中而行其剛健也。坤以柔順為體。以剛中為用。用剛中而守其柔順也。故乾天也在上。坤地也在下。而乾下坤上。則為泰。乾上坤下。則為否。是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乾坤也。陰陽也。剛柔也。健順也。互相為用。不可須臾離。離則非道也。故乾陽剛健象君子。坤陰柔順象小人。是故乾在下則君子內。坤在上則小人外。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道。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人之事。泰矣。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上下不交而天下無歸。天人之事。否矣。此所以有取于六五九二之相應。無取于九五六二之相應也。六五虛中之君。能用剛中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濟之理。九五剛中之君。能用柔順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委靡矣。有如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柔順命也。臨二剛浸長。將泰之時也。九二剛得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君。苟不知四陰尚衆。天道未光。區

永樂大典卷之萬六千八百八

五

區以委曲順命。下保其民。而急于求合。以圖進用。六五應之。則變而為屯。夫將泰之道。有七膏之內矣。惟未順命。安其位。為君保民。以待三陽交泰。上下志同。然後初應四。二應五。則成咸。感之吉。故初二爻皆曰。咸。臨。象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三變。然後成乾。故也。六五知臨。謂能委任。九二剛中之臣。不急責其順命。故能成泰之時。九二兌之中。有信而無悔。故辨曰。孚。兌。吉。悔。亡。象曰。信志也。六五知其可信而行之。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彼區區毀佞之臣。常萌規避之心。或觀望。或有所進。獻者曰。我能承順君命。是為知咸。臨之義哉。夫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待乾體成。天道究而上下交耳。非用剛中而守柔順者。為足以語此。避之為卦。於臨之象。聖人已豫言八月有凶。為二陰浸長。將否之時。為君子之戒。故六二之辨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不言中正。不言位當。不言利。吉無咎。但曰。固志而已。蓋柔佞固位之象。如黃牛之革。牢不可破。莫之勝說。言莫能盡也。此文所以獨不言。避成否。則之內。皆由此。聖人垂戒。豈不深切著明乎。至如咸。九五。六二。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常六五。九二。位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聖人之情。又可見矣。詳味諸卦。意旨相符。仰惟陛下。虛已待物。至如臣輩。微

賤亦受其盡言。可謂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深合易旨之妙矣。然則未見有剛中而守柔順之臣。上副陛下焦勞求治之意者。臣愚慮未以剛中求之。而姑取柔順之士。故士夫從風之化。皆柔順以圖寵祿而已。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蓋皆取于順。而臣輒以柔順為不然者。若不以剛中而守其柔順。則將無所不至。故聖人戒履霜堅冰之義。曰。蓋言順也。言順之極。則必至於是也。故六二之辭曰。直方大。文
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不專取于順也。臣願陛下。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使究其義無虧。則信而任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無所守。而挾情。則絕而外之。君子小人之分既別。必得盡臣道之士。仰副陛下恢圖之志。可以端拱而天下化成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自然之理也。若使君子同小人。非國家之福。或指善類為黨。或專交結為謀。辨之宜早。辨之內君子外小人。永泰之道。伏惟陛下聖明。必能察之而不失也。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不任惶懼待罪。金正
嘉。日七分。乾坤二卦。天地闢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其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息之道。既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

永樂大典卷二萬六千八百八十八

居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未居坤之初位。是為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于乾之九二。未居坤之二位。是為臨。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未居坤之三位。是為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未居坤之四位。是為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未居坤之五位。是為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也。及夫乾之上九。未居坤之上位。而夫之上六一陰為五陽決去。故六位純陽復居於乾。此乾純陽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九極矣。陽極則陰生。故坤之初六。未居乾之初位。是為姤。此乾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于坤之六二。未居乾之二位。是為遯。此坤之二陰用事。六月卦也。又坤之六三。未居乾之三位。是為否。此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未居乾之四位。是為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未居乾之五位。是為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未居剝之上位。是一陽剝落也。故六位純陰復居于坤。此坤之上六用事者。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

永樂大典

卷二〇六四八

生。故曰剛沒而長也。始一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之道也。故變復而為姤。避二陰生。故曰沒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臨而為遯。夫五陽並進。上一陰將墮。乘陽之盛。君子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剝而云夫。夫。決也。剛決柔也。利有攸往。剛柔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乘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墮。故變夫為剝。易曰。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来復。或者謂日當為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但云。來復者。七日。請儒妄為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表六日七分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足餘七分耳。即當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况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即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八分。得五日餘四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春之數。終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震離兌坎為四方之卦。獨不繫於日。又妄云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日。既云用事之日。豈得不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為父母。為天地萬物之祖。何為亦只主

水樂大典卷二〇六四八

二十三

六日七分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爾。乾坤二卦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乾坤用事。坤卦有六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復剝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也。如穎達所論。何不思之甚也。表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生六月矣。設只以十月純神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之說為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其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濕。言天變之術。固已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初上無陰陽定位。輔嗣略例云。按來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異功位。亦不及初上何事。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無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則乾之上九。不得云貴而無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

無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其位而云無者也。歷觀衆卦皆亦如之。初上無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又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以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卦之終始。位無常分。非可以陰陽定也。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不及初上之定位也。若卿謂乾之初九亦陽之位。陽德未亨。歲其用爾。故謂之潛。上九亦陽之位。但以亢極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履非君位。而為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之位。輔嗣但以乾需二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輔嗣辨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為陰。卦上之爻為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偶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或動而之變。俾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體。各乘其時而來居。有其位得居。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為之主。而非君位者。或得君位。而非為一卦之主者。故象有失位得位之爻。惟物上是卦體之始末。非居中得正之位。倘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擲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知其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萬六千八百十八

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